

故事会

神秘的维纳斯

所有恐怖的交响，都来自灵魂坠落的回声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
惊悚恐怖系列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故事会

神秘的维纳斯

所有恐怖的交响，都来自灵魂坠落的回声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
惊悚恐怖系列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神秘的维纳斯 / 《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 :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452-1239-6

I. ①神… II. ①故…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7521号

书 名: 神秘的维纳斯

责任编辑: 汪海鸣

装帧设计: 王 伟

版面制作: 王怡斐

责任督印: 张 凯

出 版: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电话: 021-60878676 021-60878682

传真: 021-60878662

地址: 上海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501室

电子邮箱: wyfx2088@163.com

邮编: 200023

印 刷: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787×1092 1/32 印张8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1239-6/I·421

定 价: 15.00元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 021-36393637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482)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4667910

目录

Contents

闪灵·诡事

艳饵	02
我的邻居是幽灵	08
骷髅血案	18
天堂散	21
照相机里有鬼	25
花圈之谜	30
恐怖电梯	35
绝地逢生	39
第三具尸体	42
隔墙有眼	46

噩梦·异事

魔猫	49
太平间里的交易人	56
神秘梦游	60
窗上怪影	76
一夜惊魂	82
致命三点	88
死亡表演	93
胡同恐惧症	100

目录

Contents

探秘·险事

雪魂·····	106
空中大劫案·····	123
夜车生死劫·····	143
乌拉吵传奇·····	150
小岛谋杀案·····	167
吃人怪床·····	178
暴风雪之夜·····	182
无价玉镯·····	192
楼兰惊魂·····	196
荒野秃鹫·····	202

夜谈·怪事

魔鬼的权力·····	207
幽灵马车·····	214
神秘的维纳斯·····	219
死里逃生·····	225
墙壁里的声音·····	228
笑刑·····	232
杀人同谋·····	238
飞来的人头·····	246

『他人即地狱』？不！你也有一座邪恶的

地下室，从不见天日，直到那一刻来临……

闪灵·诡事

s h a n l i n g g u i s h i





艳 饵

狄村先生年过四十，是东京国家科研机构的首席专家，住在东京某小区单身公寓。近来狄村发现对面一百米左右的另一座公寓的一扇窗户后面，有个人老是在上午九点钟以后，向他这边瞧着什么，而且一连好多天，天天如此。狄村先生开始还不在意，但到后来他觉得这问题不简单。

凭感觉狄村能辨认出对方是个女人，至于长相如何，身材怎样，就不得而知了。这天晚上狄村集中精力向对面多看了几眼，发现那女人所住的房间灯火通明，她似乎身着健美服，在客厅地毯上练健美。“啊，多好的女人，多美的身段，不过，她究竟长得什么样呢？”可怜无论狄村如何睁大了眼睛，运足了目力，也不能够再看清楚分毫。女人的脸似乎“罩着”一层面纱。狄村是个爱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觉得要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天早上，“笃笃笃”的敲门声惊醒了酣睡中的狄村。他穿着睡衣，

来到门后，隔着门上“猫眼”看到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背个老大老大的包，一脸的风尘，正站在门外。

狄村显得有些不快了，打开门，不高兴地对那年轻人说：“你为什么打扰我？”

“啊，先生，打扰您休息了，实在对不起。可是，先生，我给您带来了一件东西，您也许会需要的。”年轻人说得飞快，不容狄村插嘴，就极为利索地从包内取出架望远镜来。

“先生，像您这种有身份有地位的绅士，观光啦，旅游啦，这东西一定是少不了的，要饱览名山大川，没有望远镜的帮助岂不大煞风景吗？”年轻人侃侃而谈。

狄村想到了那个女人，想到今晚就可以“揭”去神秘女人面上的“轻纱”，心中不由升起一股异样的冲动。想到此，他忙说：“那好，就留一架吧！”说罢不作讨价就付了对方2万日元。

打发走了年轻人，狄村就迫不及待地走到面前，举起望远镜，向女人的窗口望去。呀！眼前的情景不由让他大为惊叹，女人的窗口如在眼前，似乎伸手可及。女人房内的一切历历在目，就连墙上挂钟的指针在一格一格地跳动，也看得一清二楚。喔，太好了。狄村心里一阵激动，因为他知道，再有五分钟，女人就会站在窗前往外张望了。他才知道，她一向很准时。

然而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那女人并没有出现。狄村失望地放下望远镜，揉了揉发酸的双臂。

期盼已久的夜晚终于来临，女人房间的灯也终于亮了。狄村通过望远镜，立刻为女人绝世的姿容所震惊，所迷恋，对那女人忽然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亲近感。过了一会，那女人拿了健身服坐在床沿，看样子要换衣服，只见她微微掀起的裙摆下露出两条白皙如玉的玉腿，狄村不由血脉贲张，心跳加快，眼睛紧紧贴在了望远镜上，等待那香艳刺激的一刻。就在这时，那女人忽又站起，走到窗前，拉拢了窗帘。狄村不由懊恼起来，慌忙调节望远镜的焦距。但无论他如何调节，留在镜头中的女人，也始终是个可望而

不可及的朦胧倩影。

狄村满怀遗憾收起了望远镜，躺倒在床，可人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直到凌晨三点多才迷迷糊糊睡着了。然而人尚未睡踏实，就听门外有人“通通通”敲门，他爬起来一看，又是上次来的那个年轻人，手里拿了个二尺多长黑乎乎的东西。

“先生，早上好，再次打扰您休息真是对不起。先生，看到我手中这个东西了吗？这是本公司的最新产品：‘红外线滤波望远镜’，它能穿云透雾，即使在茫茫黑暗中也能让您明察秋毫。”年轻人滔滔不绝地说道。

“好了，好了，请您住口，我不需要它。”

“先生，先生，听说中国的黄山终年云遮雾绕，风光绮丽，实是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先生，没准您会到黄山一游的。当您游览黄山最著名的‘美女峰’时，恰恰有云雾一朵使您不能尽睹美女姿容。岂不落得终生遗憾？”年轻人一个劲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狄村想了想，说：“好吧，我买下了。”

夜的大幕终于合上了，女人房间的灯又亮起来，而狄村先生的心，也开始了新的狂跳。因为那薄薄的窗帘在高级望远镜的视界中并不存在，就连健美服内的女人身体，也几乎一览无余了。他痴痴地看着，看着，竟忘记了时间。

突然，狄村看到了他终生难忘的一幕：一个男人出现在女人的房间，挥动一把雪亮的弯刀，刺入那女人的胸膛，一时间血流如注，女人倒在地上，痛苦地挣扎着。男人打开床头的皮箱，乱翻了一阵，然后便匆匆离去，连门似乎也没顾及带上。

狄村是个善良而又不乏正义感的人，任何人有危险他都会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更何况遭难的是一位曾让他心动的女人。他马上放下手中的望远镜，不顾一切地冲到对面女人房间，俯身抱起奄奄一息的女人，轻声而急促地说：“喂，小姐，小姐，你醒醒，千万要挺住！我马上叫救护车。”

“不用了，我快不行了，拜托您……您看看我……床头箱子里东西还在

不在……”

狄村听话地放下女人，走到床边，打开箱子，里面空空如也，他焦急地说：“小姐，小姐，箱子里什么也没有了。”

“那好，谢谢——”一句话未说完，她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几天后，邮差把一封信交到狄村先生的手中。信封正文全都是打印的，但没有落款，信中写道：

狄村先生：

听说您涉嫌一桩公寓谋杀案，目前警方正在对您展开调查。我们手头拥有三个警方尚未掌握的目击证人，他们将会证明您在案发现场，而且怀中还抱着死者。当然，我们掌握的证据远不止这些，比如您房间里的那两架高级望远镜等等。

以上证据足以把您送入监狱，甚至绞刑架。如果您还想呼吸人间自由的空气，不想身败名裂的话，请您务必在晚上10点，银座大街A厦B层D号房间一见。

狄村匆匆看完信，不禁呆若木鸡，他知道自己陷入了一场连环计之中。但现在还不得不照着做了。晚10点，他准时推开D号房间的门。房间很大，光线有些昏暗。狄村吃惊地发现两次卖给他望远镜的年轻人端端正正坐在沙发上。见他进来，年轻人慌忙站起，谦卑地说：“狄村先生，欢迎您的到来，请坐。”

狄村并没有坐，而是强抑愤怒地说：“信我收到了。我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没什么，狄村先生，谁让您是工程科技的权威，手握重权呢！只要您在下个月的招标会上，投我们公司一票，让我们公司的产品，随你们即将发射的军用通讯卫星升入太空就行了。”

“这样你们就可以随时窃听我们的军事机密！”

“哈，狄村先生真是快人快语。我们知道您不缺金钱，不缺荣誉地位，您唯一所缺的只有女人，一个让您一见倾心的漂亮女人。说真的，为了让您能到这儿来，我们可真费了不少劲呢。”年轻人娓娓而谈，好似胜券在握。

“不错，我狄村是爱女人，但你们想以此种卑劣手段使我屈服，简直是痴心妄想！”

“狄村先生，‘名誉’可是人的第二生命呀！尤其像您这种名人，‘名誉’可是重于生命的。难道您就不怕身败名裂？一个享誉海内外、国人无限敬仰的大学者，夜晚闯入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房间，人们会怎么想？您可要三思呀。”

狄村被深深地震撼了。他慢慢低下了头，身子在微微发颤。但很快他又挺直了腰板，昂起了头，大声地说：“我不怕，我什么都不怕！你们可以精心策划置我于死地，但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

“狄村！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那我就成全你！”年轻人咬牙切齿，露出满脸的狰狞，“你知道中国古代的凌迟吗？就是把人扒光了衣服捆在柱子上，用刀把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而人呢，要两三天才会死去。那滋味你也想尝尝吗？”

“我狄村一步走错就够了，岂能再做对不起国家的事，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年轻人勃然大怒，拔出一把雪亮的弯刀，逼上前一脚踢倒狄村，踩在脚下，弯刀一下刺破了狄村先生的胸肌，殷红的血立刻染红了衬衣。

“干不干！”刀尖一点一点的滑动。

“哼！随你便，老子要叫一声不算好汉！”狄村咬紧牙关，额头汗如雨下。

就在这紧要关头，房间突然灯火通明，从里间走出几个人来，为首一人打哈哈道：“狄村先生，让您受惊了，请多多包涵。”狄村睁大眼睛，吃惊地看到站在面前的居然是自己的上司和几个副手，同他讲话的正是长官川岛先生。那个年轻人也忙搀起了狄村，拿出纱布药品为他止血包扎。

狄村如堕五里雾中，不解地问道：“这，这是怎么回事？川岛长官阁下。”

“是这么回事，狄村先生，”川岛长官一脸严肃地说，“我们准备派您去美国参加一项绝密工程研究。这项工程研究关系重大，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漏洞。只是国家保密机关考虑您年过四十而一直单身，担心您在国外为色所迷，故而精心安排这场‘考试’。当然，您后来的表现，证明您完全可以信任。狄村先生，一切都是为了国家，请您务必谅解。”

年轻人这时插话道：“狄村先生，我是国家保密机关的特工，刚才我用刀子伤了您，让您受惊了。”

“没什么，能为国家流血我感到光荣。”

“狄村先生，您知道您所看到的女人是谁吗？”

“不知道，只是有些眼熟。”

年轻的特工说：“她就是大影星山口小姐，她现在安然无恙。山口小姐说她很感激您能在危难时赶去救助，说明您心地善良，而她就想嫁这样的男人。川岛长官做的大媒。山口小姐留下了电话，等您约她吃宵夜呢。”

“我马上就去。”狄村先生边走边说，“不知哪里能买到红玫瑰？一个男人不结婚，总是让人不放心！”

（改编：赵海江）

（题图：箭 中）



我的邻居是幽灵

离纽约市不远的纽卡塞，有个房屋修缮店，店主叫凯思·奥尔逊。此人33岁，腰圆体壮。他的妻子珍妮弗·奥尔逊，虽说以前曾离过婚，如今已年近30，却依然美丽动人。

1979年4月，凯思与妻子从加勒比海的大巴哈马岛度假后，开开心心回到夕照溪胡同712号家里。

夫妻俩一进厨房，开了窗户，顿时怔住了。他们真不敢相信，10天前离这儿100码之外还是一片平地，眼下竟屹立起一座维多利亚式楼房。这房子是天上飞来的？地下冒出来的？真是个谜。

凯思怀着猎奇心理，放下行李就跑去想看个究竟。他到了那新屋前，见泥路上留有巨大的车辙印，又发现小楼的墙壁上到处有凹陷擦伤的痕迹，他终于明白，这座楼房不是新建的，而是从某个地方搬来的。

这楼有个巨大的外凸式窗子，像只眼睛，迎着下午的阳光，放出耀眼的红光。凯思走到前面门廊，见走道两面的玻璃窗，都是由若干六角形红玻璃构成，他再走到大门前，见门上有道扇形半圆窗，正中有个血红的圆盘，盘中是房屋的编号：“666”。

凯思正望着那号码出神，忽听“吱”一声，那大门竟自动打开了。凯思以为是屋里的人打开的，就叫了几声，但没人应声。他感到奇怪，就抬脚进门，转了一圈，见有个六角形小屋，里面一切都是六角形的，十分奇怪。

凯思不禁耸肩一笑：看来这屋子的主人准是个六角迷。他边想边上楼。楼梯尽头是一间浴室，凯思从浴室窗往外望去，一眼就把他和妻子的寝室看得清清楚楚。他不由暗叫一声：糟糕，看来回去得赶快给寝室装上百页窗。

他正想下楼，突听“当啷”一声响。他转身望去，只见浴缸里躺着一枚暗褐色的钱币。他弯腰捡起，感到钱是热烘烘的，好像是从灯泡边掉下的。他抬头望望，室内还没安装电灯，天花板也完好无缺。这钱币从哪来的？他看看手中的钱，一边是大写的字母“SC”，字母间有个图像，隐约像个伞架；钱的另一面是一个磨损的男性侧面像。钱呈绿色，磨损得很厉害，也极难看。

他见太阳快落山了，打算下楼回家。他刚出门，忽然听到背后传来“唉”一声叹气，惊得他赶紧下楼。只见屋内红光一片，又见三扇窗户上出现了三个和真人一样的人像：左窗那人身穿长袖短衫，打着裹腿，英俊潇洒，满面笑容地把左手伸向当中窗户上的一个女人；那女人身穿中世纪服装，双手牵起裙子的下摆，迈着舞步，面含羞涩的微笑，接受他的邀请；右边窗户上的人像，苦着脸，一副情场失意的情态。他细看那人像的面孔，突然他吓得惊叫起来，原来那苦着脸的人像竟是他自己。

凯思惊慌地往门外奔去，只见一个没有头的幽灵堵住了他的去路，他吓得往后退了几步，那幽灵不见了，再走，幽灵又出现了，他定睛细看，原来是光线照着他的影子。他这才放心地关上门。他想起了在回家的途中，妻子曾提出要请她的朋友大卫·卡迈克尔来家吃饭，便匆匆往家中走去。

大卫·卡迈克尔是位古董商，和珍妮弗有着多年的友谊。此人42岁，长得英俊潇洒、仪表堂堂。凯思每每见到妻子与此人在一起，便顿生妒意。尤其近一年多来，大卫的妻子死后，这更使凯思多了一份戒心。

因此，这天晚上大卫来吃饭时，大卫、珍妮弗谈笑风生，而凯思则独坐一边默默无言。直到饭后，三人坐下闲聊时，凯思才拿出从那屋里捡到的钱币请大卫鉴别。

大卫见到钱币，虽能说出它是古罗马钱，但却说不出具体朝代，他答应去找钱币商看看。但令他惊愕的是，当他一接触那钱币，就感到手指酸麻，接着便是震动，震得他额上直冒冷汗，头脑里出现了幻觉。他听到有人用外国话发出狂叫，看到手中的钱币像刚铸出一样通红，又看到有人把这通红的钱币塞进一个被绑在柱子上的人的眼睛里，那人便发出临死前的哀号……大卫赶紧扔掉钱币，倒在地上呕吐起来。

凯思和珍妮弗大吃一惊，忙扶他睡下休息了一会，大卫才极力控制住自己，把钱币放进口袋里，告辞回家。

第二天下午，大卫戴上皮手套，把钱币放在皮夹里，像拿着炸弹似的来到钱币市场，请钱商鉴定。经鉴定，这个钱币是公元64年铸造的尼禄皇帝统治时的25分币，价值1000元。大卫为了探明这钱币那令人发悸的奥秘，他又花了8700元向钱币商买了一枚与此钱币相同但比它漂亮的钱币。

大卫怀着解开钱币之谜的心理，回到家里，先从《古代世界百科全书》中查明了尼禄皇帝的情况，然后开始实验。他先把新买的钱币捏在手中，毫无异常反应，再拿起凯思给他的钱币，顿时手指就酸麻起来。大卫闭上眼睛，忍受着灼热和那撕裂人心的惨叫，想从中了解这钱币的真相。过了一会，那流血与死亡的形象消失了，但却闻到一种野兽的臭味。突然一道白光在眼前一闪，出现了一个人。呀！是珍妮弗。他惊讶地睁开眼睛，见屋里一切正常，他本能地一张手，哪知那个钱币竟不翼而飞了！

钱币明明紧攥在手里的，怎么会飞走呢？他感到奇怪，但他又感到很困倦。他想喝杯威士忌酒振振精神，谁知酒一下肚，他却闭上眼睛做起噩梦来。

也是黑夜，天黑沉沉的，他站在乡下的大路边，他的眼前是一大片向前延伸的不毛之地。突然，他看到有什么东西冲破沙石地往地面上冒出，接着大片大片泥土翻开了，崩散了，从一个房顶上落下来。一座房屋从地底下升起，渐渐地看清了那是一幢蓝色的两层楼，有烟囱，有门廊，但没护墙壁。房上满是鳞甲，像只大爬虫，瞪着大眼直勾勾地瞪着他。

这时，他又看到房屋地基周围的土地开始流起血来。猛地“轰隆隆”一声惊雷，接着大雨哗哗而下，血流得更快了，房屋已完全冒出地面。但地基下不是泥土，而是人的身躯，血从屋基洞中向外流淌，漫过大路，往大卫冲来，大卫吓得大叫起来。

他醒了，但仍听到远处传来隐隐雷声，又听到身边发出“砰砰砰”的巨响。他翻身坐起，听清这响声来自隔壁邻居敲墙壁的声音，原来他梦魇时的大喊大叫吵得邻居发怒了。

再说凯思在大卫走后的第二天，他干完活，在回家吃午饭时途经那新屋，忽然看到那屋前空地上插了一块珐琅牌，上面写着：“此屋出租。汤玛士·格林。”

格林是房地产商人，凯思和他很熟。以往凡是房屋出租前需要修理，他都推荐凯思。可这次却连个招呼也没打，凯思很不高兴，就找到格林，开门见山向他打听那新屋的情况及出租的事。格林告诉凯思，那房子是他受房主之托用船沿哈德逊河运来的，一切事均按房主寇斯特的吩咐在夜间进行的。说到这，格林耸耸肩说，寇斯特真是怪人，至今他也没和他见过面，一切事都是在电话中进行的。当凯思问起那屋的出租时，格林更感惊诧。他说寇斯特虽然托他出租屋子，但他对谁也没说过，甚至他做的那个珐琅牌子还锁在他的贮藏室里，怎么会插到那儿呢？格林还告诉凯思，关于修缮房子，寇斯特已提出请他承担。

凯思辞别格林回到家里。就在这天夜里，巨雷把他和珍妮弗从梦中惊醒。凯思透过窗户见一个接一个炸雷劈在那新屋上，但奇怪的是那屋子却安然无恙，而屋子的起居室内却出现了红光，那光似乎是在什么人手上，跳来跳

去。突然又是一个炸雷，震得墙壁都晃动起来。接着自家的门铃竟“嘀铃铃”响了起来。

这半夜三更是谁按电铃？凯思与珍妮弗急忙下楼，凯思先轻轻拉开门闩，而后猛地拉开门。咦，没人！再一看，原来是一只铲耙斜靠在门框上，压在电铃按键上了。但凯思又感到奇怪，这铲耙一年前是他亲自放在车房的工具架上的，它怎么会湿淋淋地靠在门框上呢？

这一夜凯思怎么也难入睡，一早起来想打电话，可电话坏了。他想大概是雷把电话线打坏了。可是就在这时，电话铃却响起来，他抓起电话，来电话的竟是那个神秘的寇斯特。他要凯思修那房子，并说反正你已进去过，怎么修你会知道，并说，若要去看房，钥匙可以在前门廊找，说完挂了电话。可是等凯思再要打电话时，发觉电话又坏了。

尽管凯思脑子里有一连串问号，但他仍然去那新屋看房、估价。他到了那屋的前门廊，门关得紧紧的，他找遍了所有可能放钥匙的地方也没找到钥匙，他生气了。他觉得这个寇斯特说话不算话，他打算回去告诉格林，请他转告寇斯特，让他另请高明。

哪晓得他刚沿着门廊阶梯往下走，忽然“当”一声，从他身后的板壁里跳出了一把钥匙。他想准是有人扔来的，是谁扔的？他连忙楼上楼下，屋前屋后找了一遍，连个人影也没。

凯思最讨厌恶作剧，可现在有人跟他开这样的玩笑，他既生气，又迷惑。他只得悻悻拿起钥匙，打开门，看了一遍，回家了。

他回到家里，写好估价单，就打电话给格林，请他转告寇斯特。不料格林却笑着说：“寇斯特早上已来过电话，同意你的估价。他要你把屋外漆成深蓝色，室内装饰保留白色。”格林还告诉凯思，寇斯特规定这房屋只租给未婚的、离了婚的或是死了妻子的男性。

就在凯思遇到种种迷惑难解的问题时，大卫的日子更难过。

连日来，他一上床就做噩梦，大喊大叫，受到邻居的指责和抗议，弄得他神魂颠倒、疲惫不堪。他只得到市中心的精神病医院求救于灵异心理